

嘶

风

薛友津
著

远方出版社

42971

嘶风



薛友津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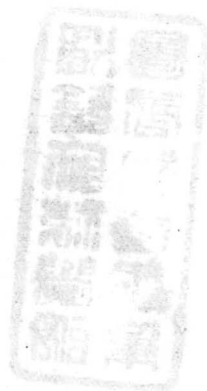


200429713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赵志忠
封面设计:袁献民



嘶 风

(徐州作家文库)

薛友津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徐州红光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.25 字数:178千字

1996年12月第一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—80595—169—1/I·73 定价:15.80元

序

高晓声

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打来打去，打得这里土也硬了，水也硬了，风气也硬了，人的性格也硬了。

徐州作家薛友津写的小说，似乎也是硬的。我近期看了他十多篇作品，篇篇都是硬绷绷的；有的篇中亮出了明晃晃的刀子，有的篇中拿出绳子缚了人，还有的篇中没有动绳子也没有动刀子，但问题提出来了，硬绷绷放在那儿解决不了。

刀子和绳子，当然不是轻易动得的，要动，总是出于万不得已。薛友津的小说，把人们如何在平静的生活中一步一步发展到不得不动刀子的过程，写得合情合理，细腻贴切，人物性格因此也就比较鲜明。从这可以看出，薛友津很熟悉生活，并且有驾驭和处理生活的文学才能。

作者的生活当然总有局限性，薛友津熟悉并且能写得好的是徐淮平原的农民和小镇市民的生活。也许他对小镇市民更加熟悉，但流近笔端的大体上也还是农民而已。这并不是败笔，倒的确反映了现实。徐淮平原上的小镇居民犹如沧海之一粟，处在农民大海的重重包围之中，以往如此，而今亦然。他们

要想另竖大旗为时尚早，农民对他们的影响能把大旗连同旗杆一扫而空。

现在小说早从高潮走向低谷，芸芸众生熙熙攘攘爱惜时间如爱金钞，对不能吃不能穿的文学暂置高阁，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尤受冷淡，文学界中的高贵分子已经受不了它，说它太简单，无可写，无可看。这类新思想其实已有悠久的历史，试看卷页浩繁的明清小说中，就找不出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，梁山一百零八将，没有一个出身是农民。所以，农民的简单和无可写，早就被人看透了。一直到鲁迅的阿Q出世，才把他们打了一巴掌。

可惜已往的作古了，巴掌已打不醒。而活着的因肌体的不断完善，脸皮已厚如橡皮，岂止巴掌无用，动刀子亦枉然！

跋

八十年代末，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集，题为《小镇女流》，书出版以后，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，以至于作品锐销。许多朋友多次来要书，有的朋友无偿资助我将此书再版，几家电视台频频来信、来电或来人约稿欲将此书改编成电视剧本，南京的一位知名画家看了我的小说集，主动来信提出下次出书帮助我搞插图及装帧设计，所有这些，的确令我十分感动。特别是根据中篇小说《小镇风流》改编成20集电视剧本之后，据说连中央电视台某个专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肯定，当时，连剧中主要演员也基本确定，最后终因资金问题而搁浅。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是件憾事。从这里悟出一个道理，任何一种事业都离不开朋友的帮助和支持。这次《嘶风》小说集出版，也就是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问世的。有首歌里唱到：“结识新朋友，不忘老朋友……朋友多了路好走。”这支歌我百听不厌，听过之后，眼里总有晶莹的泪光在闪，内心便油然而生出许多感慨来。

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八亿之众是我们的农民兄弟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结识不少农民朋友和农村干部朋友，我与他们曾经用黑碗喝过酒，也同他们一起吃过大葱蘸酱

卷煎饼；他们旷达，却能冷静地观照人生，他们无奈，却能承受无端的误解和嘲讽，营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光明。他们诚实、善良、憨厚、忍辱负重，与世无争，也力求挣脱几千年来封建意识的羁绊，也试图用自己的勤劳双手，去创造美好的明天。未来会怎样呢？终久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呢，他们在苦苦地寻觅。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他们，因为我们是他们用汗水和辛劳养大的。我敬佩他们的风骨，能够理解他们的苦衷，也屡屡分享他们的喜悦、痛苦与悲哀，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写他们，这是我的、也是社会的责任。

作品是已经问世了，是好是坏任凭大家评说。但愿我的朋友能够喜欢，我便聊以自慰了。

1997年4月8日与徐州

目 录

序	高晓声
跋	1
故事的最后构成	1
乡村轶事	12
春日的躁动	25
黑太阳	54
乡民的荣誉	65
阳光下的暗角	80
老鬼和杂种	111
姜家女婿	120
头等大事	140
嘶风	182
缚天	197

故事的最后构成

雨村很长时间没有故事了。故事的发生是在那个粮食满囤猪羊炸营的日子里。那天天气极好，虽已到了秋末，中午干活光着脊梁还是很惬意的。风，有一阵没一阵的，滋润得很。

二槐叼着烟站在当院里，望着房顶上的几个砸色的汉子说：紧紧手，今晚起了工，狗日的拼了，咱喝“花厅”，喝瓷瓶的！二槐说这话时，那张黑瘦的脸上精神为之一振。这时，正午的阳光美美地从他后面照过来，将他那头乱得跟鸡窝似的头发照得根根透明。过后他摸着自个的脸说：狗日的，我真的这样老了么！当时他就想，趁还有力气，把房子盖起来。

太阳落下去的时候，二槐的新屋也挂完了最后一片瓦。几个汉子骑马般坐在新房的屋脊上抽烟，嘴苦了，便讲些女人的事解乏。老远的，他们便望见二槐抱着一只纸箱子从村路上匆匆向家走。好久没下雨了，他的身后扯起了一条土龙，一直跟着他的脚进家。

到了院子门口，猪在圈里望着二槐嗷嗷地叫。二槐就骂，狗日的，老子还没吃饭哩，你叫它奶奶的什么魂呢！猪继续叫。二槐来了恻隐之心，朝锅屋做饭的女人喊：狗蛋娘，先喂猪两口，快好磅了呢。然后将手中的纸箱向房上的汉子举了举：我

说喝瓷瓶的就喝瓷瓶的。

几个汉子从房子上下来，其中一个向二槐说：二槐，屋后的茅厕得挪门口去，不方便。又说，还在你的窗子底下。二槐说：我也正打算着呢，好在还剩一些砖，过几天在门口的菜地旁垒个像样的。说着他拉好饭桌，将女人弄好的菜端上桌，接着先前的话题说：不挪也不行，常有人偷粪呢，你哪一眼看得到！刚才说话的那个汉子又说：你这几间新屋在全村算是盖了，再盖一个砖茅厕，怕是要折寿呢！二槐便笑，两眼眯成一道缝只顾倒酒。酒盅满了，洒了一桌子。他说：这酒贼香！

二天一大早，二槐周身酸疼起了半天还是起来了。他用粪箕子将砖一趟趟掬到门口的菜地旁。夜里他就计划好了，要将茅厕砌成新式样的，和城市的茅厕一个样，分男茅厕和女茅厕。庄里的茅厕历来是一个门进出，谁先进去算谁的。目前还可以，将来狗蛋长大了，娶了媳妇就不方便了。做事情总要看远一些。再说，新茅厕紧靠路口，早晚还能收些散粪。二槐暗暗为自己这个计划而欢欣鼓舞。

正因为二槐要盖新茅厕，所以雨村才有了故事可讲。

到好吃早饭的时候了。二槐想，因为他的肚子饿了，咕咕辘辘响了一阵又一阵。二槐平好地坪，正准备回家吃早饭，就在这时，他仿佛觉出有双眼睛在看着他。他抬头一望，面前果然有人站在那里——他的邻居，刚刚下台不久的村主任水杉。水杉虽说已过了五十岁，人却很精神。有时二槐常常拿自己和水杉比，愈比愈觉得自己矮了一截儿。其实水杉还比他矮半头呢。

二槐弄不清水杉是何时到了他的面前的。他望着天，去找那颗还算是明朗的太阳。恰巧这当口，一块云彩将日头遮住

了，二槐顿时便感觉有些阴森森的。他想着和水杉说句什么话的，这时水杉却抢先开了口：二槐，你要在这儿做什么？二槐这会不知怎的结巴起来：我、我打算将茅厕挪、挪在这儿，主任。我现在已不是主任。水杉纠正着。又说：你的茅厕不能垒在这儿。二槐怕水杉说出这句话人家到底还是说了。他却不知说什么好，半晌又说：我打算将茅厕挪到这儿，主任。我现在已不是主任。水杉又纠正说。他那红润的脸上有些愠怒。二槐刚想说句什么，见水杉两眼逼着他，心里便有些慌乱，话到嘴边又忘了说。虽说水杉已不当村主任了，也没了先前的威风 and 权势，但在二槐看来，水杉处处还是那么咄咄逼人的，连新上任的村主任曹方都隔三插五地来拜访他。每次来不是烟就是酒，从未空过手。

水杉无目的地四处看看，然后说：二槐，我已讲过了，你不能把茅厕挪到这儿。再说也不雅观，冲着路口。说罢倒背着手走了，步子很重很重。二槐仿佛觉着水杉的那双脚是踩在他的心上，好一阵疼痛。他那槐树皮似的脸上顿时灰了，傻愣愣的半天没有话。以至于女人喊他半天吃饭他都没听见。

吃饭时，二槐摸过昨晚起工剩下的半瓶酒，咕咚咕咚倒了半碗。女人说：大清早的喝甚酒呢，不会留着晚上喝？二槐将眼一瞪：你吃你的饭！女人便不敢言语了，边吃饭边偷眼瞅男人。

两口酒下肚，俄顷二槐的脸便成猪肝色。他想起刚才水杉那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心里不由一阵阵来气。我在我的宅子上垒茅厕，又不是在你的宅子上垒茅厕，碍你水杉什么事！我垒与不垒都是我的自由。你水杉凭啥管着我？即便你还是村主任也没权力这么做！当时为啥不理直气壮地问他呢？他真有些

后悔。感觉自己太窝囊，窝囊得不像个男人样。他有来言你有去语嘛，他水杉难道生出嘴来吃了你不成！

二槐一口喝干了碗里酒，碗一推，跌跌撞撞向外走。他在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在剩下的白灰上，用掀活了活，之后将灰铲在盆里，端着向门口走，边走边不住地想：我在我的宅子上垒茅厕，又不是在你的宅子上垒茅厕，碍你水杉什么事？如果你再来干涉的话，休怪我二槐不讲情面。

二槐动手垒起墙来，一边垒一边瞧着水杉的门口，他想，如果你水杉再来干涉，休怪我二槐不讲情面！到了晌午时分，墙头已垒有半人高了，水杉并没有露面。二槐想他没有理由露面。这时，二槐猛然觉得心里一阵难过，浑身也感到酸软无力。这才想起，到如今还没吃一口饭，便起身回家想吃点东西。两个馒头两碗白开水下肚，二槐便觉有了精神，点燃了一支烟，边吸边往外走。他想，再努把劲，一定在天黑前将茅厕垒好。他家的狗黄黄迎面跑过来，伸起前爪和他打闹。要在往年，他也许会和它玩一阵。他用手拍拍狗的脑门：狗日的别闹，我忙。黄黄很懂事地停止了嬉闹，猛地从他的胯下钻跑了。

突然，二槐仿佛成了一尊雕像，愣在那里不动了。他看见他辛辛苦苦垒的那半截墙几乎一块砖不剩地被人家推倒了。他三步两步跑到跟前，刹时，浑身哆嗦起来。他料定，此事一准是水杉干的，便气呼呼地上了水杉的门。

水杉此时正在当院闲话，见二槐来连眼皮也没抬。二槐压了压火气，心平气和地问：是你拆了我垒的墙？二槐问这话时眼是一刻不停地望着水杉的脸的。水杉爱理不理地：你家的茅厕不能垒在那儿，我和你讲过了的！一句话将二槐的火气挑起来了，明明想说：我在我家的宅子上垒茅厕碍你什么事的话，

可话一出口却说：为什么呢？口气并不怎么硬气。水杉点燃一支烟，慢吞吞地吐出一口长雾：茅厕如果垒在那儿，西北风一刮，整个骚臭味不是全刮到我家来了吗！要是刮东南风呢！二槐暗暗为自己这句话叫好。水杉抬了抬眼皮：难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刮东南风吗！二槐想想也是。可又一想，我在自家的宅子上垒茅厕并不犯法啊，你水杉凭啥将它拆了呢！反过来一想，不能老提宅子宅子的，如今土地都属公家，提多了别叫人家抓了把柄。他吱唔了半天，也没说出句像样的话来。他好像做了啥亏心事，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水杉家。你不能在那儿垒茅厕！水杉在他的身后说。他想说什么，又什么没说，心里暗骂：狗日的，凭什么呢？

二槐又动手垒墙头。他这么想，你拆我再垒，我有的是力气，看谁漂过谁！傍晚的时候，茅厕已初具规模。二槐觉着浑身有些累，便点燃一支烟蹲在那里吸。这时黄黄跑来了，在他的面前摇了一阵尾巴，尔后趴在他的脚前望着它的主人。西边的晚霞烧起来了，燃红了半边天。红晕将新砌的墙头和地面上的白灰以及二槐和黄黄笼罩起来，一片光辉灿烂，仿佛像一张刚刚脱手的风景画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二槐从小就喜欢太阳下山时的这种韵味，他觉得这时候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。刚好有几个庄邻走过来，就问二槐：垒什么呢？二槐老实地说：垒茅厕。没想到二槐的手艺还不赖呢，有人这么夸他。他龇牙咧嘴笑了，笑得很舒畅。

西天的红晕渐渐地消失了，黄昏前的风便有些凉意。周围的景物被一层淡淡的灰色笼罩住，给人一种神秘感。女人已两次来叫他去吃饭，他都说不忙不忙，再来叫时，他便吩咐女人将饭端到这儿来吃。女人说：有现成的板凳不去坐，在这儿发

什么神经！当她看到男人那冷峻的面容，便不说了，不多会将饭菜端了出来。

二槐刚端起饭碗，水杉就走了过来。二槐瞧见水杉的嘴边一粒饭粘在那儿。虽然天有些上黑影了，他还是看得很清楚。他本想告诉水杉，想想又算了。水杉看着二槐就像遇见了仇家，一双三角眼放肆地睁着，望得二槐浑身发毛。二槐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便和颜悦色地问：你吃了吗？当然他知道水杉肯定是吃了，不然他嘴边哪来的饭粒呢。水杉根本不在意二槐的问话，伸着长指甲剔着牙缝，剔得啧啧作响，有滋有味地往天空吐着什么东西。半天他才说：我和你讲过了的，你的茅厕不能垒在这儿。在我的地盘上垒茅厕，凭什么不能垒呢！二槐终于说出了腹内隐藏了许久的话，顿时浑身一阵轻松。我说不能垒就不能垒！水杉冷冷地说。二槐又觉得没头没落的了。此时，天一下黑严净了，二槐舒一口气，心想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，我又没做出什么理亏的事情！便鼓了鼓勇气反问：为什么不能垒呢？水杉武断地挥着手：别问为什么，只要你垒我就拆！说着用手推掉墙上两块砖。二槐只觉得有什么东西砸在他的心上，他感到胸口一阵疼痛，你凭什么拆我的墙头呢？二槐问。因为它盖得不是个地方。水杉说。这里不是我的地方么？二槐又问。是你的地方也不能垒！水杉声音很重，像劈雷那么响。为什么你说个为什么！二槐心里有些急了，说话也就顾不上节奏了。水杉有板有眼地说：原因很简单，西北风一刮我们家便会闻到骚臭味！二槐心里有些慌乱，头脑里迅速地想着他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。终于他想起了绝妙的一句话，他想他这句话一定能够打败眼前这个盛气凌人的家伙。便说：你怎么晓得我是垒茅厕的呢！水杉语塞了，半天没讲一句话。俄顷，掏出烟来

闷头吸。二槐很是得意，没想到，曾经领导过几千口人的村主任水杉竟然在他的面前说不出话来。整整一根烟的功夫，二槐这么认为的，因为他看见水杉已将手中的烟头丢在脚下拧死，他好像听到烟火被拧死的那种痛苦之声，就料定，是一根烟的功夫绝没有错。只要你不是垒茅厕我就不管你。水杉的口气明显柔和了许多，全没了先前的气势。水杉转身走了，忽又走回来，狠狠地向二槐说：将来你如果做茅厕的话，我还要拆你的墙头，到时你还得付拆砖费！又说：我一点也不吓唬你。说罢扬长而去。二槐定睛一看，水杉早没了踪影，就像鬼魂一样消逝了。二槐如释重负，悻悻地往家中走。

事情发展到这当口，本构不成故事。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，一定有着叫人捉摸不透的事情发生，才会构成故事。

事情发生的那天是在傍晚，二槐两口子去集上卖完肥猪回来，女人将刚买来的小猪秧抱进圈里，小猪秧便叽叽歪歪地喊叫。二槐对女人说，你去熬点玉米糊糊喂喂，饿了的缘故。女人答应一声，急慌忙进院去了。

二槐将板车收拾好，刚想进院子，不知一种什么样感觉促使他朝着前不久刚垒的墙头望一眼。呀！他差一点叫出声来，墙头那儿成了平地，砖头散倒在附近，有几块还砸在菜园的篱笆上。虽然天空阴沉得厉害，二槐也没看走了眼。但他还是不能接受眼前这个事实。他想，这一定是水杉干的。不过，他和水杉已有君子协定，只要他二槐不做茅厕，他水杉就没有权力拆。二槐心里很恼火，便想找水杉问个清楚明白。恰巧这时水杉出了院子，像是早已知道二槐卖猪回来，径直往二槐脸前走。离二槐几步远的地方便问：猪卖了，二槐？二槐本想先发制人地问你为何拆了我的墙这句话，见水杉一副坦然的样子，

又临时改了口：卖了。

磅了几等？

一等甲级。

不错不错！去食了吗？

那还能不去！不过，今儿一早我那猪吃得邪乎，满满的两大红盆呢！

二槐将气恼丢得一千二净，掏出磅猪上供所剩下几支烟抽一支给水杉：你尝尝，外国货！二人兑火吸，吸得很滋润。猛的，二槐突想起正事还没来得及问呢，就被狗日的用话岔开了。他暗骂：狗日的水杉真刁！他清清嗓子：我垒的这茅厕并未做茅厕啊！水杉心平气和地说：你没做茅厕，我为何要拆的呢！那么说你承认这墙是你拆的喽？二槐心中好恼。我为啥要否认呢！水杉说。二槐问：你为何拆了我的墙？水杉满脸愠色：因为你守信用。二槐心想，你板脸，我不怕你！便说：我咋不守信用？水杉说：你在墙里屙屎。二槐一听就火了：你血口喷人，我没屙！水杉戏谑地笑了笑：要不就是你女人。清早我和我女人一块上集去的。二槐拍胸脯。水杉说：那就出鬼了，明睁大眼的有堆粪在那儿：你们家没屙，那是狗屙的！二槐又拍拍胸脯：天地良心，反正不是我们家人干的事！水杉咳嗽一声，往脚底吐口痰：我不管谁干的，只要有人在墙头里屙屎，这墙我便得拆。停停又说，我还没问你要拆墙费呢！二槐说：你水杉也太欺负人了！他不由攥紧了拳头。水杉这时反倒笑了，他朝二槐面前迈了一步：就欺负你了你咋着！二槐身上不由一悸，但很快沉住了气。心暗想，你水杉又不当主任了，有什么横的！想到这儿，身上便来了勇气，他朝水杉面前迈一步：你欺负我就不行！稍时又说，你当是往天啊！

这当口，有许多庄邻围上来，在适当的地方蹲下来听他俩吵。有几个吸着烟蹲在那暗观，烟火一明一灭的像鬼火似地闪。

只听水杉冷笑一声：不管多会，你也是快泥巴！二槐卡壳了，他仿佛觉得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他看。他憋了半晌，突然一跺脚：我二槐今天就不当泥巴！二槐说这话时，自己心里也不由一跳。水杉相反哈哈大笑起来，他手指着二槐的鼻子：别人说这话我信，你二槐啊，没这个狗胆！这时二槐女人悄悄走到男人身边，低低声音：算了算了。二槐只觉得浑身的热血在沸腾，他一甩女人的手，眼瞪着水杉：我就敢！水杉朝众人一挥手：就凭你二槐这句话，明几个我就能送你到局子里蹲几天。二槐知道水杉不是吹牛，他是有背景的，他的小儿子在县公安局。可二槐现在什么也不怕了，毫不示弱地对水杉说：我就敢！

夜风潇潇，从未装玻璃的窗框里吹了进来。二槐想，本来准备用块塑料布钉上的，都因和隔壁水杉吵架给耽误了。他躺在床上，却一点困意也没有，便披衣下床，蹑手蹑脚来到院子里。他想去找那块塑料布将窗户钉上。他的印象，那块塑料布早先是种棉花做大篷用的，前天他看见放在草堆那儿的。他便走到草堆旁，模摸索索地翻找起来。找了半天却找不见，心里便有些烦躁，一屁股坐在草堆旁。却不小心被什么硌了一下，火烧屁股似地爬起来。往身下一摸，却是把斧头。他将斧头摸在手中，翻来调去地看着。斧头的前端有两处已经豁了口，那是他一次劈木柴碰上了拐丝头。他冷不丁地想，如果杀水杉的话，就用这把斧头干！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，他只觉得这把斧头该磨磨了，不然的话，杀水杉也许杀不死。就好像鬼差